

# 目次

## 第一章 限界效用學說及馬克斯主義之方法論的基礎

|                         |    |
|-------------------------|----|
| (一) 經濟學上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 | 四〇 |
| (二) 歷史的觀點與非歷史的觀點.....   | 五五 |
| (三) 生產的觀點與消費的觀點.....    | 六六 |
| (四) 結論.....             | 七三 |

## 第二章 價值論

|                      |   |
|----------------------|---|
| (一)價值問題的意義·····      | 七 |
| (二)主觀的及客觀的價值；定義····· | 八 |
| (三)效用與價值(主觀的)·····   | 八 |
| (四)價值的標準與單位價值·····   | 九 |

## 第三章 價值論(續前)

|                                  |    |
|----------------------------------|----|
| (一)代替效用學說·····                   | 一〇 |
| (二)限界效用的高度與貨財的數量·····            | 一五 |
| (三)各種使用方法中的貨財價值量；主觀的交換價值，貨幣····· | 二〇 |
| (四)補全財的價值(歸算理論)·····             | 二六 |
| (五)生產財的價值；生產費·····               | 三三 |

|        |     |
|--------|-----|
| (六) 結論 | 一四三 |
|--------|-----|

## 第四章 利潤論

|                               |     |
|-------------------------------|-----|
| (一) 分配問題底意義；問題之定立             | 一五七 |
| (二) 資本金概念；『社會主義國家』內的『資本』及『利潤』 | 一六三 |
| (三) 資大家的生產過程底普通性質；利潤之成立       | 一七四 |

## 第五章 利潤論(續前)

|                             |     |
|-----------------------------|-----|
| (一) 現在財底過重評價之二根據            | 一八七 |
| (A) 各時的欲望及其充足手段之間的種種關係      |     |
| (B) 將來財之系統的過小評價             |     |
| (二) 現在財底過重評價之第三根據；其技術的優越    | 一九九 |
| (三) 生存基金；對於現在財的需要及其供給；利潤之成立 | 二三四 |

|     |    |    |
|-----|----|----|
| 第六章 | 結論 | 三三 |
|-----|----|----|

|    |         |    |
|----|---------|----|
| 附錄 | 理論的協調政策 | 二五 |
|----|---------|----|

(一) 涂幹・巴拉諾夫斯基 (Tugan-Baranovsky) 的公式

(二) 涂幹・巴拉諾夫斯基的「論理」

(三) 涂幹・巴拉諾夫斯基的根本的誤謬

|    |     |
|----|-----|
| 附註 | 二六五 |
|----|-----|

|      |    |
|------|----|
| 參考書目 | 三七 |
|------|----|





## 緒論

### 馬克斯以後的布爾喬亞國民經濟學

- (一) 德意志歷史學派；歷史學派的社會學的特質；歷史學派的論理的特質。
- (二) 奧大利學派；奧大利學派的社會學的特質；奧大利學派的簡單的論理的特質。
- (三) 英美學派。
- (四) 奧大利學派的先驅者流。

十九世紀，思想成爲全世界無產大衆運動之槓杆的偉大思想家的烈火般的言語，在他的唇間消失了去，既已三十餘年了；最近數十年間全經濟底發展——一方面，資本狂暴的蓄積與集中，甚至最僻遠地方的小經營也加以排除，御黃金王冠的強有力的產業王登場，他方面，如馬克斯所說，爲資本家的生產自身的機構所訓練，統一與組織的普羅列塔利亞軍之形成——完全證實了馬克斯的經濟體系之正確。闡明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經濟的運動法則，乃是馬克斯的目的。他最初在“Communist Manifesto”裏，并以後在形態更完全又更發展的『資本論』裏的預見，已經十分之九的被證實了。

這預見的最重要部分之一，蓄積論，現在成了一種公共的所有，一種普遍公認的科學真理。的確普通牠爲其他理論的醬料所調味，不免失去馬克斯理論之重要的特質，統一性。但是，那些以空想主義之幻想看待這種理論的『經濟的浪漫主義者』，當馬克斯所發現與究明的諸傾向急激而在巨大的規模上展開，祇有

官人纔不能目擊大企業之勝利的突進時候，已經失掉他們所根據的地盤了。同時有些長者認『股份有限公司』便是『資本的民衆化』的一個憑證，并且，在他們耽迷的幻覺中，目牠爲社會和平及普通繁榮的保證（不幸，在勞動運動的陣營裏也發現這種人），然而目前『經濟的現實』已不客氣地在毀滅這種小布爾喬亞的憧憬了。股份資本已經成爲少數篡奪者團手中的一個無情壓抑『第四階級』前進的可怕工具。僅此卽足以表示馬克斯理論的構造是何等重要的認識手段。

不寧惟是，那些到如今纔顯著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現象，也惟有藉助馬克斯的分析始能把握。（關於這個，魯多爾服·虛爾佛敦（Rudolf Hilferding）的『金融資本論』是非常有用。）巨大的企業組織，辛的克（syndicates）及托辣斯（trusts）之崛起，空前巨大的銀行組織之成立，銀行資本底侵入產業，以及金融資本在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家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生活中的支配（hegemony）——這一切都外是馬克斯所指示的數傾向之愈加發展而已。金融資本底支配唯倍加促

進集中運動，且轉變生產為社會的生產，已經成熟於受社會統制的社會生產。真的，最近布爾喬亞學者揚言，產業托辣斯的組織可以終止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而排除恐慌。但是，呵，資本家的有機體仍不免週期痙攣之襲擊。而且只有非常單純的人們纔能再相信，資本主義是能藉助改良主義之補綴而霍然治癒的。

布爾喬亞的歷史的使命既已在世界各處完成了。牠現在已日愈走近牠的末路。現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偉大行動的時期已至，這種鬥爭超越國家的民族的境界，對統治階級日愈採取大衆肉搏的姿勢，而且已經接近最後的目標了。馬克斯的預言，即資本家的財產底葬鐘快要響了的這種預言，果中的日子是不遠的了。

但是，馬克斯見解底正確，雖則經過事實底明證，然而牠在御用學者間底影響則非特不增盛，反而衰落。以前，後進國——例如俄羅斯，及到某程度，意大利

——內大學教授們也有時向馬克斯送秋波，自然多少常加進自己的「有意義的修正」，而今，全社會的發展，階級對立的銳化，所有各色調的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

團結，使得一切人們，由排除『過渡的諸典型』，（經濟學者們的）并以『範歐羅巴的』『近代』學者，他的理論的衣服是依普魯士，奧大利以至英美的式樣仿造的，代替牠們，而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實行鬥爭。（1）

爲對抗如鐵般的馬克斯學說，布爾喬亞派在經濟學中，湧現出兩個基本的傾向：所謂歷史學派（鬱兒黑模·羅協兒（Wilhelm Roscher），而多阿得·隙由德柏蘭特（Eduard Hildebrandt），卡爾·克尼斯（Karl Knies），鼓斯他夫·賓莫婁（Juslav Schmoller），卡爾·標希兒（Karl Bücher）等）與奧大利學派（卡爾·門格（Karl Menger），呵更溫·貝模巴外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佛里德里希·馮·維斯（Friedrich von Wieser）），後者近日已得到許多信奉者。然而，這兩個傾向只徒表示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破產而已，他們表示這種破產於二個全然相反的形態。前一個布爾喬亞理論的傾向，因對於抽象理論完全持否定的態度。而陷於支離破碎地步，然則，另一傾向則正求構成抽象的理論，因而獲致

許多極端巧妙的「表面的說明」，牠恰在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動態底問題上，即馬克斯理論的特殊強點，曝露牠的無能。古典的經濟學派，如大家所知道，企圖定立經濟生活的普遍的，即「抽象的」法則，而且牠的最出名的代表，德味狄·理喀多 (David Ricardo) 供獻出這抽象的「演繹的研究之可驚的例證。另一方面，歷史學派則立於對古典學派的這種「世界主義」與「永遠主義」的反動地位。(2)

這種差異具有深切的社會的「經濟的原因。懷抱自由貿易說的古典學派之理論是極端國民的 (national)，雖然牠是世界主義；牠是英國產業之必然的理論產物。英國根據許多原因在世界市場上獲得獨占的支配。不懼任何競爭者，也無須乎爲了確保對於競爭者的勝利，而採取人爲的，即立法的手段。<sup>爭</sup>因之，英國產業並無提述英國特殊事情以爲設立任何障壁之口實的必要。是故英國布爾喬亞派的理論家們不須移轉他們的注意於英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的特異性；他們雖然代表英

國資本的利益，可是他們縱論經濟發展的一般法則。若歐羅巴大陸及亞美利加的經濟發展所呈現的姿態則截然不同。(3)

德意志，歷史學派的搖籃，比起英國來是後進國，而且——大體上——是農業國。新興的德意志產業——尤其是重工業——顯然苦於英國的競爭；英國布爾喬亞氾所不須特別著重於國民的特性的，德國卻不得不對於德意志的發展的特性及獨立性與以慎重的注意，藉為證明『保育關稅』(nursery Tariffs)之必要底一個理論的基礎。理論的興味正被集中於具體的歷史的地位及國家的制約之闡明；理論自身完成了經濟生活的這方面的揀擇和置重。從社會學的觀點考察，歷史學派是德國布爾喬亞氾——牠恐怕英國競爭，因而要求國民的產業之保護，並且終於置重德意志的，隨後（在更普遍的形態下）又其他各國的國民的及歷史的特殊性——的這種成育過程底意識的表現。從社會發生的立場觀察，古典學派及歷史學派都是『國民的』，因為兩者都是在歷史的及地域的制約下所發展的產物；然

而從論理的觀點看，古典學派是『世界主義的』，而歷史學派是『國民的』。因此，德國的保護關稅運動是歷史學派的搖籃。在牠的更進的發展中，這種運動產生了許多新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鼓斯他夫·實莫裏為首的一派，（所謂『新歷史學派』或『歷史的』倫理的『學派』），帶着一種農業的『保守的色彩。生產中的過渡的形態，特別是地主與農業勞動之間的『家長制的』關係之理想化，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病毒』及『赤禍』的恐怖，常常揭穿那些『客觀的』教授們的木來面目，并且曝露他們『純粹科學』的社會根據。（4）歷史學派的這種社會學的特質也給與我們以相應的論理的特性。

從論理的觀點看，歷史學派的特徵特別是在牠對於抽象理論採取否定的態度之點。這學派深切地嫌憎一切抽象的研究；牠懷疑，有時就乾脆否認，這種研究的一切可能性；『抽象的』這種字在這學派用來，意思是『無意義的』。許多這些學者甚至對於一切科學的最重要的概念，即『法則』的概念，也採取懷疑的態

度，充其量不過承認仗歷史的，經濟的，乃至統計的研究之助而確立的所謂「經驗的法則」。(5)

結果，遂發生攔拒一切普遍化的狹量的經驗主義。這學派的極端的代表們的箴言是蒐集具體的歷史的材料，而無限稽延普遍化的及理論的工作。這樣，歷史學派的公認的首領鼓斯他夫·實莫婁摘出「新歷史學派」的特徵如次：「新歷史學派和他（羅協兒——N. B.）的差異，是在他們攔拒迅敏的普遍化，所以他們覺得必須由事實的廣汎的蒐集而進於各種時代，民族，及經濟狀態之特殊研究。他們第一要求經濟上的特殊問題之論文。他們起首要說明的，與其是全國民經濟及世界經濟底生產過程，毋寧是個個的經濟制度。他們採用法制史之研究的嚴格方法，但欲以旅行或他們自己的理解補足他們書本上的智識；爲了這個更去利用哲學乃至心理學的研究」。「鼓斯他夫·實莫婁：『國民經濟學概論』，勒甫齊格 (Leipzig)，1908年，119頁。」這種在原則上與一切抽象的方法相反的

態度，目下還在德國占勢力。1908年，實莫婁又明言：『我們仍在埋頭於準備的工作及材料的蒐集』。（實莫婁，同書，123頁。）

『歷史學派』的其他特殊性也與牠的對於具體事實之要求有關：這學派一些也不令社會的『經濟的生活從生活過程的其他方面，特別是從法律及習慣分離，雖然這種分離最對於認識目標有利。（6）這種觀點又是他們嫌厭一切抽象的結果；因為，事實上，社會的生活過程是一個統一的川流，現實地只有一個歷史，沒有如許的歷史——法制史，經濟史，風俗史等。惟有仗着科學的抽象的幫助，我們纔能分這個統一的生活為數部分，故意著重現象的某系列并依一定的特徵而組合他們。所以反對普遍抽象的人，論理地也必反對經濟學由法律與道德分開。然這種立場當然不能維護住。無疑地社會生活是個統一態；可是，必不可忘却，沒有抽象，任何認識皆完全不可能：甚至概念就是由『具體』而來的抽象；同樣，一切敘述的前提，是按着或一理由上着眼的特徵，而給現象下一定的選擇，

所以抽象不外是認識行爲的一個必要的屬性，牠只當從具體的特徵普遍化的過程結局成爲絕對空幻的抽象時，對於認識無所裨益，然後可被擯棄。

科學須要統一的生活過程底分解。生活是這樣複雜，所以牠爲研究的目的不得不分成許多現象的系列。舉例說，假如我們以經濟爲相互用言語結合的人實所構成，因而在經濟的研究中，也同時羅致一切形成言語學之對象的事物，那麼，我們這種研究將馳向何處呢？這是很明顯的，任定科學可以利用其他科學底成果，只消這些成果能對於該認識對象之討究有貢獻；但如這些外部的因子，只能從該一定科學的觀點去考察，那便只能用爲研究中的一個補助手段。

因之，多種材料的聚集與其說是便利認識，毋寧說是妨害。不但如此，新歷史學派方面的『心理的』道德的考察，尙具有道德的評價與教訓底形態。科學的目的乃是發見因果關係的，這兒我們却察見倫理的規範的絕對不合本性的因子被引進於科學，所以這學派獲得牠的名稱：歷史的『倫理的學派』。(7)